

# 《红楼梦》既是文学丰碑，也是嗅觉审美的奢华盛宴 红楼香气的独特定势和韵调

□张德斌

能用“香气”来形容的季节，仿佛只有夏天。花香在炎热中被无限放大，古代有闲的人家，还有一种比较高雅的消暑方式——薰香(焚香)。

古典名著《红楼梦》既是一座辉煌的文学丰碑，也是一场嗅觉审美的奢华盛宴。暗香浮动，《红楼梦》虚化的香气空间有它独特的定势和韵调。

## 自然芬芳 最是春风花草香

在大观园修建之前，《红楼梦》第十回对宁国府里的会芳园秋景有这样一段描写：

黄花满地，白柳横坡。小桥通若耶之溪，曲径接天台之路。石中清流激湍，篱落飘香；树头红叶翩翩，疏林如画。西风乍紧，初罢莺啼；暖日当暄，又添蛩语。遥望东南，建几处依山之榭；纵观西北，结三间临水之轩。笙簧盈耳，别有幽情；罗绮穿林，倍添韵致。

黄花、白柳、碧波、红叶、罗绮，蛩语、笙簧，再加上“篱落飘香”、“暖日当暄”，色彩、香气、声音、触觉有机糅合，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审美意境，其中大自然的芬芳不可或缺。

大观园里种植的花草树木种类繁多，既有花香型的桂树、梅树、桃树、杏树、梨树、李树、海棠、蔷薇、芙蓉、宝相、菊花、芍药、荷花、菱角、水仙，也有非花型的竹子、芭蕉、柳树、各种藤萝。

第十七、十八回，贾宝玉在沁芳亭所撰一联“绕堤柳借三篙翠，隔岸花分一脉香”，以及在稻香村所引唐代诗人许浑诗句“柴门临水稻花香”，都是对大观园中花草树木自然香气的由衷赞叹。

蘅芜苑里，“只见许多异草：或有牵藤的，或有引蔓的，或垂山巅，或穿石隙，甚至垂檐绕柱，萦砌盘阶，或如翠带飘飘，或如金绳盘屈，或实若丹砂，或花如金桂，味芬气馥，非花香之可比。”贾宝玉创作出了“吟芍药犹犹艳，睡足醺醺梦也香”的佳句。

怡红院中，海棠、芭蕉两植，贾宝玉拟出“红香绿玉”的匾额。“藕香榭”因盖在池中、四面被荷叶荷花包围而直接以“香”字冠名。

第二十三回，贾宝玉、林黛玉等人于二月二十二日一齐搬入大观园，“登时园内花招绣带，柳拂香风”。第四十九回，贾宝玉“走至山坡之下，顺着山脚刚转过去，已闻得一股寒香拂鼻。回头一看，恰是妙玉门前栊翠庵中有十数株红梅如胭脂一般，映着雪色，分外显得精神，好不有趣！”大观园里，花草树木芬芳可谓无处不在。

沁人心脾的香气总是与动人眼目的美景同时出现，达到相辅相成、相得益彰的效果。北宋诗人林逋《山园小梅》中的名句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，将梅花的香气放在梅枝疏影、池水清浅、月色黄昏的多维空间中加以涵泳，达成一个意味深长的审美意象。《红楼梦》很好地继承了这一美学传统。

## 神圣之香 焚香奠醮邀百祥

古人相信“香气”是实现人与神灵、逝者之间沟通的最佳载体。《红楼梦》多次写到拜佛、祀神、祭祖等场面，烧香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。比如第十七、十八回，元妃在大观园内，“忽见山环佛寺，忙另辇手进去焚香拜佛。”类似情节在书中有多处。

烧香的时候要举行跪拜等仪式，称作

“跪香”。第二十八回，袭人告诉贾宝玉，“昨日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，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，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，唱戏献供，叫珍大爷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。”

烧香本身也并不是一烧了之，而是有一个十分繁复的程序，称为“拈香”。《红楼梦》在第二十九回写道，这次到清虚观打醮，贾府由贾母亲自“拈香”。以贾母的高龄，要完成“拈香”的这一整套动作，无疑颇具挑战性，这也说明贾府对于元妃提议的“打平安醮”的重视程度之高。

祭祖的时候也需要燃香。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三回写贾府除夕祭宗祠，这一次也是贾母亲自“拈香”，“左昭右穆，男东女西，俟贾母拈香下拜，众人方一齐跪下，将五间大厅、三间抱厦、内外廊檐、阶上阶下两丹墀内，花团锦簇，塞的无一隙空地。鸦雀无闻，只听铿锵叮当，金铃玉珮微微摇曳之声，并起跪靴履飒沓之响。”祭祖时的“拈香”仪式，显然更加渲染出特定场合所需要的庄严肃穆氛围。

过去皇权时代，皇帝号称“天子”，被神化成上天的代言人，所以每当皇帝下达圣旨，臣下接旨的时候也要摆上香案焚香。第十六回，贾府本来正在庆祝贾政生日，“宁荣二处人丁都齐集庆贺，闹热非常。忽有门吏忙忙进来，至席前报说：‘有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。’唬的贾赦贾政等一干人不知是何消息，忙止了戏文，撤去酒席，摆了香案，启中门跪接。”

## 世俗之香 龙脑熏衣香入骨

燃香除了用于祭祀，也大量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。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三回写道，“众人围随同至贾母正室之中，亦是锦裯绣屏，焕然一新。当地火盆内焚着松柏香，百合草。”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以嘉草驱蛊、以莽草驱虫的习俗。到了清代，本土出产加上外洋输入，香料的种类已极为丰富。

在香料种类大为丰富的同时，熏香器具也得到了大发展。《红楼梦》第三回，林黛玉第一次到王夫人房间，看到临窗大炕“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。左边几上文王鼎、匙箸香盒，右边几上汝窑美人觚。”这里的“文王鼎”是一种小型鼎式香炉，“匙箸”“香盒”是拨弄、储存香材的器具。

鼎式香炉也叫做香炉鼎，一般为三足，也有四足的。有铜制的，也有的是瓷器。鼎式香炉在《红楼梦》书中出现多次，说明明清时期此种香炉器型比较流行。第十七、十八回写元妃省亲，也提到香炉鼎，“鼎飘麝脑之香，屏列雉尾之扇。”此处“麝脑”指龙脑香与麝香，在宋代洪刍《香谱》的“香之品”卷，这两种香料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，最是极品的香料。元春既然身为贵妃，当她省亲之时也只有燃此香才与其身份相配。第四十一回提到“忙将鼎内贮了三四把百合香，仍用罩子罩上”，说明贾宝玉卧房内所用的也是鼎式香炉。第七十六回，妙玉为林黛玉、史湘云的联句续作，

起始一句就是“香篆销金鼎，脂冰腻玉盆”，说明妙玉日常所用熏香器具(篆香非供佛之物)也是铜制鼎式香炉。

第六十四回还写道，“又叫将那龙文薰放在桌上，等瓜果来时听用。”这里的“龙文薰”，也是一种仿古青铜器造型的小香炉，薰的器型与鼎接近而稍异。

燃香既然是为了去除异味，则所燃之香材当然需选取香气浓厚者。第四十一回，刘姥姥酒后误入贾宝玉卧房，在他那副“最精致的床”上睡了一觉，弄得满屋“酒屁臭气”。袭人找到她后，“忙将鼎内贮了三四把百合香，仍用罩子罩上。”

这里的“百合香”与前述贾母正室中所焚“百花草”不是同一种香材，而与第五十三回提及的“百合宫香”更接近，“这边贾母花厅之上共摆了十来席。每一席旁边设一几，几上设炉瓶三事，焚着御赐百合宫香。”唐代孙思邈所著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卷六有“百和香”处方，是由多种香味浓烈之香料和合而成。“百合香”与“百合宫香”大概与之类似。

盛装香料的器具有香盒，也有香囊、香袋等。《红楼梦》里，探春是一个具有很高审美修养的人物形象。第二十七回写道，她喜欢“朴而不俗，直而不拙”的东西，像柳枝儿编的小篮子、胶泥堆的风炉儿之类，就连香盒也要“整竹子根抠的”。《红楼梦》里多次写到贾宝玉随身佩戴香囊、香袋。第十七、十八回写到，林黛玉误以为贾宝玉已将她所赠的荷包送给外人，于是将她为他另做的一个香囊剪破。围绕一个香囊的做与剪，演绎了林黛玉与贾宝玉之间的爱情波澜，以及林黛玉与史湘云、袭人之间的矛盾冲突。

《红楼梦》第十三回写道，“这日夜间，(凤姐)正和平儿灯下拥炉倦绣，早命浓薰绣被，二人睡下”。据西汉刘歆《西京杂记》载，“长安巧工丁缓者……又作卧褥香炉，一名被中香炉……为机环运转四周，而炉体常平，可置之被褥，故以为名。”凤姐“浓薰绣被”，用的可能就是这种“被中香炉”。

## 闺阁甜香 香气袅袅识女人

“香”是女性的代名词。《红楼梦》里有不少女性直接以香命名，如香菱、蕙香。第五回写贾宝玉梦游幻境，以一篇赋文描写他见到的警幻仙姑，其中就连用了两个“香”字——“唇绽樱颗兮，榴齿含香”、“爱彼之貌容兮，香培玉琢”。贾宝玉见到仙姑后，上前搭讪，那仙姑笑道：“吾居离恨天之上，灌愁海之中，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。”这里所谓“放春山”、“遣香洞”，皆为隐喻暗指，“春”喻男女之情，“香”则喻姣好女子。

用“香”字指代女性，具有普适性。不管是贵为皇妃，还是卑为姬妾，只要是美好女子，都可以用“香”字来指代。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，在薄命司大橱里的“金陵十二钗又副册”上看到“枉自温柔和顺，空云似桂如兰”字样，这是以桂、兰之香喻袭人；在副册看到“根并荷花一茎香，



清·陈枚《月曼清游图册》之“寒夜探梅”。

平生遭际实堪伤。自从两地生孤木，致使香魂返故乡”的诗句，这是以“香”借指香菱；在正册看见“画着一张弓，弓上挂着香橼”，这是以“香”暗指元春。

不同的女人，香气是有分别的。在《红楼梦》里，不同的香气不仅彰显着每一个女性的性情品格，也昭示着她们各自的未来命运。比如，秦可卿在《红楼梦》里是作为“擅风情、秉月貌”的典型形象来刻画的，她房间里的香气就极具情欲诱惑力，令人“眼饧骨软”，促使贾宝玉迅速地由儿童成长为青少年。

王熙凤是一个心机深重、胆大妄为、专横跋扈的“泼皮破落户”、“凤辣子”，连她房间里的香气都带有一种攻击性、一种霸气。书中第六回借刘姥姥的角度写来，仍是嗅觉视觉相结合的写法：(刘姥姥)上了正房台矶，小丫头打起猩红毡帘，才入堂屋，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，竟不辨是何气味，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。满屋中之物都耀眼争光的，使人头昏目眩。刘姥姥此时惟点头咂嘴念佛而已。

王熙凤插手刑狱谋财害命、截留荣府上下人等月钱放高利贷，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，最后却是“一场欢喜忽悲辛”，落得个“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”的可悲下场。

同样是心机深重，薛宝钗却能示人以温良敦厚，让人对她容易信任、不加设防。这是她与王熙凤最大的不同。这个不同，既来自她崇尚仕途经济的价值观念与自幼丧父、官场乏人可资凭借的家庭环境，也与她从小读书识字，从“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以及《元人百种》”等“杂书”里获得大量间接经验有关。她身上的香味是从“冷香丸”里来的，有着鲜明的人工炮制痕迹。

第十九回写林黛玉身上的香气，也是“一股幽香”，但是对贾宝玉产生的效果却完全不同。作者借贾宝玉之口特别强调“不是那些香饼子、香毬子、香袋子的香”，无非想说明林黛玉身上的香气是天然产生，不是人工炮制而成，没有矫揉造作的来源。林黛玉身上的香气正如她的个性一样是“天然去雕饰”，毫无心机、厌弃世故。这又与贾宝玉的“三观”高度契合，因而成为他们之间产生并维系纯洁感情的根本基础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